

一枝红杏

吴忌

又到春日，一枝“红杏”，出得墙来。

多迷人的时节，多好看的景致。但对于这样的红杏，我心中难免有深深的芥蒂，许多年了，都不能释怀。原因就是我曾经的女学生。

可别误会，不是我的女学生“红杏出墙”。还小，她就坐在我的讲台前边。真要浪漫，那还早着呢。我的女学生端坐在亮堂的教室里，一脸天真烂漫，正苦心读书，默想高考。她哪能知道“红杏出墙”的暧昧。我所痛苦的就是她的不知道。

“应怜屐齿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，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

多美的诗歌。这是宋人叶绍翁的《游园不值》。春来访友，一路苍苔浅绿，屐痕斑驳。而庭院深深，柴扉轻叩，无人回应。这是何等幽静的景致。如此佳境，何人所住？叩门不开，人又何往？清幽又添神秘。而那庭院里的杏花，灿烂如霞，或许群蝶翩翩如舞，群蜂嗡嗡如唱。好一派热闹的春光。然而红杏芳菲，枝出墙头，更是美出了别致。

这透漏的就不仅仅是大自然春天的美丽，以及访客对美丽景致的发现与欣赏，也透漏了墙内主人隐逸里最热烈的生命气息。那神秘的庭院何处？那无缘的主人是谁？就更令人向往了。

这首诗是一道考试题，简简单单地印在高考模拟试卷上，要求学生做出鉴赏。因为诗歌家喻户晓，每个孩子都会说几句的。得分不差。但那天评析试卷的时候，一个女生问我，“老师，红杏是什么东西？”

红杏是什么东西？这也是问题吗？我们校园里正杂花生树，其中不就有许多杏树吗？

但这样的问题立即将我“雷倒”。但我平静下来，就问这个来自乡村的孩子，你们村子里有杏树吗？她说没有。吃过杏子吗？她说，没有。我不禁默然。

可能是，现在的乡村很少有杏树的吧，在那美不胜收的杏花春雨江南时节，自然也就少有红红白白的桃李杏花。大约油菜的金黄是有的。因为油菜是我们这里重要的经济作物，还值几个

钱。但现在谁会在自家门口种一棵杏树呢？我的女学生不知道杏花何物，情有可原。但看看这农村的孩子都不知道杏花何物，我这篇语文如何上啊。既然不知有杏树，也就不知红杏为花，那诗歌的鉴赏又从何说起。

不得不检讨了。现在我们真的是关起门来给学生上课，孩子们很少接触大自然。即使是一个农村的女孩，也是自小就呆在学校里的，或许根本就没有放过牛，也没有砍过柴，讨过猪菜什么的。村头何处杏花，谁知道呢？

我童年的时候，村子里有很多从大城市里来的下放学生，村子里的老人就经常讽刺他们分不清小麦和韭菜。他们也实在是没有见过这些庄稼的。因为他们何处见庄稼？见庄稼干什么呢？有段时间很时髦批林批孔，批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。那些大男孩大女孩很是羞愧。但如今轮到我们乡下的女孩不知杏花何物了。

但我知道，对于植物、动物，现在城市的学生可能知道的比乡村的孩子多。因为他们可以去植物园、动物园，当然更可以去博物馆、科技馆。乡下的孩子从泥泞的小道上弯弯曲曲走到简陋的学校里来，也不会关注那路边的野花何科何种何属了。

我只能反思，教育的均衡，当我们面对同样一棵小草，一树春花，我们也未必是均衡的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我那不知“杏花”何物的女学生也考上了大学。这很值得我快乐。

绿竹人家

丁振川

灰白凝重的云，棉絮样覆盖着杨屋屋牛年正月初十日子的安详与宁静。黄土岗上，从田亩稻茬间吹来初春的风，夹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和岗子上走亲戚人的叫喊声，沿着长着荠菜和猫耳草的小路，风用猫似的爪子推开一户农家半掩的门。

摩托在绿竹环绕的一座简陋的农舍前停车熄火。小学校长——我的小舅子——说，就是这儿！我从摩托上下来，乡村寒冷的风吹得我的双腿有点酸麻。小学校长从正月初二开始，走马灯似的走亲访友，杨屋屋作为母亲的娘家，这是一条通向血脉之根的路，他必须到达这个点。

黄狗乖巧地领我们进屋。风烛残年的老舅妈从光线黯然的里屋走进堂屋，小学校长亲热地说出一串问候语。老人八十四寿龄，发丝乌黑，身子骨硬朗，口中牙齿已经落光，干瘦的双颊与黑发，与年岁吻合又有些反差。随后，被小学校长称为凤杰表姐的年轻妇人，腰系蓝布围裙，在厨房里灶上灶下忙碌着为我们做中午饭。表姐容貌清秀，梳着齐耳短辫，显得热情又干练。妇人说，你们来看望老舅妈，我做女儿的感激不尽，真不知我做的菜合不合你们的口味！妇人的话语，让我心头一热，暗暗赞叹她真是一个贤惠且又孝心的女子。

进屋落坐，小学校长语气沉郁地告诉我，表姐凤杰是这个贫困家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。她出嫁多年，已为人妻人母。对于娘家年迈的母亲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哥哥，时时牵挂着她的心。她自己的家距离娘家有六七里路，与丈夫经营着一个烟酒批发部。无论店里生意多忙，她抽空三日二头带着蔬菜回家，给水缸挑水、喂鸡和浆洗，人忙得陀螺似的打转。农忙时节，娘家的水田也是她耕种和收割。我们闲聊的时候，表姐做的菜肴已摆满了桌面。杨屋屋人殷勤待客的盛情，将我的心浸染着。

午后，厚厚的云层中透出的几缕阳光照耀着竹园。我和小学校长在竹林间用手机拍摄竹景。来到杨屋屋后，他始终没有叫老舅妈一声表哥，我向他提出了这个疑问。他无奈地说：“他脑子不好使唤，叫他也不知道。”随后，他告诉我表哥年青时代的一个夜晚的遭遇。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，十八岁入党并是杨屋屋小队生产队长的表哥从大队开会回家，途中经过一个坟岗时，透过朦胧月光，他看见一个头戴斗笠的黑影人在前方飘行，他年青气盛，大步追赶戴斗笠的黑影人，快追上时，黑影人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表哥当晚回家发高烧大病一场，随后脑子出了问题，从此就不能干农活，整个人就废了。他的妻子抛家弃子离家出走，再也没有音讯。他的儿子是姑姑凤杰从小哺养长大。我们正说话时，身后响起沙沙的脚步声，老年男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，在竹林中东张西望寻找着什么。凤杰走进竹园抓住他的手说，这时竹园里没有野兔，走，回屋吃饭！凤杰表姐歉意地说，扫了你们雅兴，我哥就是这么个人！她说着长叹了一口气。

晚霞映照，竹园里响起炒豆般归林鸟的鸣啼。小学校长发动了摩托。表姐为我们送行时手机铃声骤然响起，是老年男人的儿子从外地打给姑姑的。表姐欣喜地告诉我们说，侄儿寄钱回来了，这家有希望了！侄儿是她养着从小学到大学了，去年毕业于一家外企公司工作。我从疾驰的摩托上回眸一瞥表姐清瘦的面容，她是杨屋屋的女儿，是池塘边遒劲沧桑老栗树的女儿，是丘岗上扎根瘠地的竹，向这个没进入小康的家庭奉献心灵爱的绿茵。

彼岸花

吴文兰

阴天。山顶上总是笼罩着幽渺的雾气，一切美而朦胧。走近了，四周低矮的灌木和高大的松树，碧绿葱茏，风吹过，松涛阵阵，站在这棵树下，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条乳白色的河流，山下层层叠叠的房舍。父亲在这里已经躺了很久了。

对于每一个早逝的人来说，他们留给活着的亲人的，永远是他们年轻的面孔。

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是永远的五十岁，蓝色的中山装，笔直的裤缝，严肃而萧瑟的面容。那个炎热的盛夏，家里终日弥漫着中药的气味，大人们总是在窃窃私语，我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，他们却把寒冷传递给了我。我每天奔走在烈日下，拎着咣咣作响的大瓷缸，走过那条漫长的热气蒸腾的水泥大桥，走过苍蝇飞舞的水果摊，走过热闹的百货公司，再穿过那条肮脏的终年流淌着污水的巷子，就进了医院。一踏入这个白色的冷漠的空间，沮丧的无所依的情绪混合着刺鼻的来苏水和福尔马林的怪异气味，一起扑面而来。一间间白色的病房像张大的嘴巴，每天迎进送出，送出迎进，有的人笑着感叹着就走出了，有的人被搀扶着艰难地离开了，还有的人，脸上蒙着白布被抬出了……

欢喜和悲伤每日都在上演。没有人愿意来到这个鬼地方。年少的哀愁在日复一日的淘洗里，发白，变硬。一次在路上，一位相识的大伯问道，孩子，你去做什么？去医院给我爸送饭！你父亲得的什么病？我竟然响亮地回答了，然后，笑着，跳跃着超过了他们。

或许从那时起，我就走出了童年。我以为只要自己不在乎，任何风雨都不能将我侵袭，然而事实不是这样。父亲还是离开了，我还是会哭，无可奈何地接受所有的相识不相识人们的怜悯。有些事情，你终究无法躲避，终究无法有尊严地面对。

我哥哥是选择了一个秋雨中的黄昏离开的。如往常一样出差，两车相撞，短短一瞬间，所有的过去被终结，回忆成为缅怀。

我总是相信一些征兆的，死亡是那只黑色的蝙蝠，一定早早地就飞进了我家，高高伏在屋梁上，等待骤然降落的一刻。那只黑蝙蝠降落的夜晚，是个奇怪夜晚，我分明听见有人在堂屋走动，一步一步，伴随着轻微的叹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哥哥来向我告别。他离开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，我的记忆里永远留存着他俊朗的面容，挺拔的身姿，微笑的眼睛。有一次我清楚地梦见了他，在碑林森森的公墓山上，他飞快地上山，我跟在后面喊着哥，哥，他却始终不肯停步，只回头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就不见了。就像十几年前猝不及防的离开一样。

当已经消失的亲人出现在梦里的的时候，他们无一例外地表情冷漠，眼神飘忽，你逮不住他们游离的目光，他们或坐或行，似近在咫尺，却永远无法靠近。梦是通向未知世界的甬道吧，文字是另一种路径，没有文字不能抵达的地方，就像没有思念不能逾越的河流。

从前的一个同事，一个很壮实的男人，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就被一种叫做神经萎缩的怪病掠走了。我们看着他一天天消瘦，就像一株生长在玻璃瓶里的植物，死亡的过程，那么清晰而惨烈地展示在我们面前。他的消失是缓慢的却又极快的，死亡的潮水一点点漫上来，一寸寸侵蚀他的肉身，他的胃部萎缩了，于是吃不下一点食物，他的肺部萎缩了，呼吸机不起作用，他每时每刻都在剧烈地喘息着，彻夜难眠。最后一次见到他，他张着嘴巴，绝望地喘着气，像一尾搁浅在沙滩上被烈日烘烤的鱼。

很多很多的人，亲人，朋友，就这样渐渐走远了，消失了。我会常常在寂静的夜里想起他们，想着他们是否也在怀念曾经明亮的日月？是否偶尔抬头凝视那遥远的闪烁的星群？我看见在那幽远的彼岸，有花儿盛放如火，那一路走过的人们，忧郁消失，病痛远离，脚步轻快，如风。



大地之上 马琼 摄

春天的声音

余芝灵

一直说去看桃花，去看桃花。可是一连的阴雨绵绵，阻挡了行程。不过几天时间，桃花已开得有些乏了。身体陷在城市的霓虹里，看得迟了，便错过了它最好的时辰。桃花花期太短。一开，就开出旷世的艳丽与凄迷来。不像梅花那样，在寒冷里，一点点地绽，一点点地发。开得久长，香得久长。让你慢慢地赏，慢慢地爱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。我去探访时，桃之夭夭，已在渐次凋落。昨日芳踪，已向天边飘去。想它正开时，是怎么样的寂寞、孤独，而又排山倒海般的汹涌。由它，我总会想到早天的爱情，如血般鲜艳，却只能稍事停留，然后，梦一般飘散。翠碧的叶子，已葳蕤在枝头，这是看着叫人洗眼洗心的。叶子的背面，便是果实了。

油菜花，倒是开得无所顾忌。只有真正站在油菜花前，你才能看清这黄灿灿的花儿的阵势。真的是有些壮观。是海。它们，像一朵一朵的浪花，向你涌来，让你躲闪不及，拱你的脚背；与你天真无邪地嬉戏。也像一个个轻灵的女子，唱着歌子，奔跑着，咯咯地笑，笑得你骨头都是酥软的。你不能不凝神聚神地听着它们的歌声；你不能不停下脚来，看着它们曼妙的身姿，发呆，发半天呆，发一天的呆。浓郁的香气，直钻入肺腑里。使你全身的血脉都要染成金黄色。让你的骨头缝子里，全都是这田野的芬芳。蜜蜂还是未来。或者来时，我们也不一定能看到。我们的脚步总是匆匆。太匆匆，许多美好，许多壮阔，都看不到。谁能停在原处呢？我们总是在走。错过了太多美丽的风景。而我们急匆匆地赶着去干嘛呢？我们又不能像油菜花那样，一年一绿，一茬茬地开出灿烂的花朵儿来。柳丝儿已长长。从豆蔻少女，已变成

窈窕淑女。嫩绿的裙裾，逼视着你。让你恍惚间，就回到无限青葱的时光。回到池塘边的喁喁私语中。只是，那些轻轻的话语，如今已被风带到了哪里？当初，柳树下的那人，如今栖于哪棵树下？时光总是充满变数。总不能将一些东西定格，让它成为永恒。也或许，是永恒了，那一刻。而过后，再怎么追寻，也只剩一缕云烟，捕捉不住半丝魂魄。那些月光，那些鸟啼，一粒一粒，缓缓地滴落。是滴落到了池塘里，还是时光的深处了？无从寻觅。只是记得，我曾来过。我们，曾来过。

青蛙，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合唱。领头的，俨然一个部落的首长，神气活现。在夜晚里，虽然见不到首长的身姿，却是可以想见它的威严的。它唱一句，大家跟着唱。它们藏身于何处？不在水草里，水草还未漫出池塘。荷花更不见踪影。但它们在。不知从哪一天夜里起，它们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歌唱。不知是不是去年的老调。但它们从不厌倦。或许，有些调子作过修改的吧。现在好像有点像G大调。激越高亢。只是我们没有领会罢了。歌唱，是它们精神的高地吧。它们活着一天，就歌唱一天。它们唱什么呢？一定有着爱情。是春天的舞曲？一定是。荷花，也会慢慢地浮出水面来。很快，会很快的。还有水浮莲。

所有的树，都在发着苞苞儿。像一枚枚嫩绿的火苗，痴痴地燃烧。在树梢上跳跃，回旋。

地上的草，绿得晃眼。婴儿的眼睛似的。翡翠似的。

布谷鸟的叫声，被雨水洗得一日比一日清亮。纯粹。也日渐一日地稠密。是该布谷了。

所有的事物，都在长出新的叶子，新的骨节。大地上一片噼里啪啦。